

王增如 著

剪柳春风

· 丁玲的故事 ·



2 剪 柳 春 风

DL DG 51-1
丁玲的故事

11.87-2

97

王增如 著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剪 柳 春 风

——丁玲的故事

王增如 著

*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5印张 1插页 130 000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820

ISBN 7—5353—0678—0

I·88 定价：2.20元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代序）

——读王增如《丁玲的故事》

柯 岩

也许是潜意识里觉得时间越来越少，这几年竟揽了太多的事，以致文债成灾。债台高筑的人日子能好过吗？真是压得喘不过气，走路都一溜小跑。家人怨，朋友劝，自己也难免不时产生点时髦的“自怜情结”。特别是当“行路难”，路障重重，再受点冤枉气时，也曾赌咒发誓，任何活儿都不接了。不接！绝不！

偏偏这时，王增如同志打电话来，要我为她的一本书写几句话。

“不，对不起，我实在……”没等她说完，我立即斩钉截铁地拒绝。

“……请让我说完，”王增如同志谦逊地说，“这本书写得不好，可……是写丁玲同志的。”

“哦，……请送过来吧。”一口气噎在嗓子里，还没醒过味儿来，竟立即又答应了。

难怪这几年，潜意识论走红呀，这家伙是厉害。望着送来的这叠厚厚的稿子，我不禁反复思忖，究竟是什么让我一口允诺的呢？

我和丁玲同志接触并不多，对她传奇式的生涯知道得甚至比许多人更少。只是在她临终前几年，中组部再次为她做出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通知”时，我才知道从前听说的许多事儿原来全是谣言。一下子领悟了“谣言杀人”之可怕，也深深感到上当受骗之可悲。隐隐地，心灵深处就不时起伏着缕缕歉疚之情。

余生也晚，根本没赶上决定丁玲同志悲壮命运的关键时刻，更没参加过对丁玲同志任何形式的批判。整她的人整得那么惨，有的人落井下石，有的人至今还咬住不撒嘴！我有什么歉疚的必要呢？是有点自作多情，还是太多愁善感，我不免嘲笑自己。然而，这种感觉就是挥之不去。

为什么？

王增如同志这本书虽然不厚，却大体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不能说这本书有多么高的技巧，表达出了多么深刻的思想感情，它只是那么轻淡地、几近白描地客观叙述了一个人的一生，读来却令人不忍释手，有着那么一种摄人魂魄的魅力。

读着它，我几次热泪盈眶，几次忍不住喉头哽咽，真想嚎啕大哭一场。

这只是因为我曾经在很小的时候，就曾经仰慕“作家”二字的缘故么？

确实，从上小学起，我就那样向往着文学，梦想长大之后也能成为一个像谢冰心、黄庐隐、冯沅君、丁玲……这样的作家。

然而，当我刚刚进入中学，一篇屠格涅夫的《门槛》，一个不知名剧团演出的《夜未央》，却一下子把一个革命女战士丁玲的形象，无比辉煌地凸现在我的眼前，令我衷心向往，逼我抬头仰视……

没想到的是，当我真正走进革命队伍，自己也开始从事专业创作的时候，有关丁玲的各种谣言、污言秽语是那样地迎面扑来，是那样铺天盖地，不仅一举粉碎了我心中的形象，也涂黑了我梦中的辉煌。于是，我怀着一个文学青年的偏激与傲慢，是那样义无反顾地蔑视与唾弃了她。

没有言语，没有行动，甚至没参加过一次批判丁玲同志的会，我只是那样痛苦地把她从我心中血淋淋地撕去，默默地埋葬了我儿时的憧憬，一种对骗子手的厌恶与仇恨的情绪，从此在我

心里和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是的，我今天仍然用仇恨这个词儿，丝毫也不勉强，丝毫也不过甚。每个人都从青年时代走过，要知道青年人是多么容易走极端，又多么容易被煽起崇拜或仇恨的火焰。那时的我，是太单纯了，单纯得甚至愤愤不平：怎么党和人民竟还能容忍这样一个有背叛行为及种种“丑行”的人继续生活在新中国这块圣洁的，浸透了烈士鲜血的土地上。

然而，二十二年过去，历史挣脱了人们硬披在它身上的伪装，抖去了肮脏的尘埃，一个光明磊落的丁玲复出了。虽然当时还人为地被留了尾巴，但这时我已不复年轻，对许多事也学会了运用自己的头脑。于是，许多有关丁玲的真实传说，一些完全不同的故事开始进入我心灵的视野，令我愧疚，令我震惊，也令我重新审视这复杂的人生。

我永远不会忘记四次文代会时，丁玲同志的萧萧白发是怎样在主席台上飘动；也不会忘记当人们向她欢呼，向她涌去时，她那静静的笑容。丁玲同志在这次大会上发了言，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有的只是庄严与凝重。

接着，她去访美。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讲演，很少谈到自己，谈的只是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如何“五代同堂，共同创造新中国文学的繁荣”。她赢得了外国朋友的普遍尊重，当然她也令一些人失望了。因为她不肯在异国他乡控诉自己的祖国，不肯迎合那些也许是好意的怜悯与浅薄的同情心。她只是说：“关于我自己，我没什么好多说的。是的，我是吃了一些苦，但我的祖国，我的人民在和我一道吃苦，甚至比我吃的苦更多……”

“可你是个作家呀……”

“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哦！多少人在党有了失误时立即逃避责任，脱去干系，羞于承认自己是个共产党员，甚至以在不明真象的人面前，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里讥讽谩骂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党为荣。而丁玲同

志，恰恰是被党内一些人极尽侮辱与迫害、在党内受尽委屈的丁玲同志，在有人“启发”她诉苦时，却那么“不合时宜”，那么始终如一、深情如故地宣称：“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作家。”这句话在丁玲同志复出后，从国内说到国外，又从海外说回祖国。这中间包含着多少骄傲，多少自豪，多少曾不能言说的痛苦，又多少失而复得的欢乐……但她只是这样沉稳地说着，带着那样一抹温暖的微笑。这个宣言，这抹微笑教育了多少后来者，又令多少正经人肃然起敬。当然，也招来多少无知却狂妄的人的嗤笑，甚至令有的人那样害怕与仇恨，以致诅咒她及早死去，恨不得立即把她赶到火葬场……

啊，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强烈的爱憎、鲜明立场的人生啊！无论你是自觉的、不自觉的，肯承认与不肯承认，甚或干脆懵懵懂懂地……

我把王增如的这本小书读了又读，不是说这本书写得再好，而是她写的这个人，这段历史背后的东西太厚重，耐人咀嚼的东西太多，给人的启示太深。

丁玲同志被软禁后，设计北上去看李达夫妇，经曹靖华同志辗转向组织呼救，与张天翼同志接头，化妆从南京出逃，重返党的怀抱时，她曾那样委屈地哭泣，满以为会得到领导和同志的安慰。没想到当时负责地下党工作的冯雪峰同志说的却是：“你怎么看到的只是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呢？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和你一样在受罪……”

这是党对年轻党员的教育。看来这教育丁玲同志铭记了终生。从那个朝霞似火的清晨，到访美时这个烟雾霏霏的黄昏，长长的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满头白发的丁玲同志重复当年须发如墨的雪峰同志的话，这人间经过了多少风霜雨雪，多少变幻莫测的人生，多少苦难，多少艰辛！然而初衷未改，这才叫神圣的信仰，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坚贞！

丁玲同志在说这句话时，仍然带着她那温暖的、饱经风霜后沉静的笑容。这话语，这笑容又温暖了、激励了多少年轻人的心。莫非党的传统就是这样点点滴滴、水滴石穿，就是这样燃烧不止，代代相传的么？

丁玲同志重复这句话时，她想起了雪峰同志么？想起了自己青春似火的年华了么？也许，根本用不着在记忆的海洋里着意搜寻，从她在少女时代就开始接触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向警予、瞿秋白、鲁迅、茅盾、史沫特莱、冯雪峰、胡也频……的言传身教，直到延安时代中组部的结论；从延安窑洞里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欢迎出狱人”，到毛泽东欣然命笔远赠：“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从第一次为《三八节有感》受到同志式的批评到贺龙老总为她翻旧改新的那件军大衣；从左联党团书记、《北斗》年轻的主编直到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大荒人”；党的期待，人民的关心始终温暖着她的身心，溶化进了她的血液，成为她骨骼和肌肉的组成部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她能在崎岖而漫长的人生之路上始终热情洋溢、坦坦荡荡、百折不挠地前进与攀登的缘故吧？同时也就是她复出之后题以自勉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里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而死”，因而痛苦除了磨炼她的意志，反而成为她终生光彩照人的追求与奉献的动力原因吧？

王增如同志曾给丁玲同志做过多年的秘书，以她对丁玲同志的了解，我想她还会有更多有关丁玲同志的书奉献给年轻一代。但即使她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已使人深深感到了份量，因为血浓于水，毕竟——

这不只是一个没落官僚家庭出身的青年如何与旧世界决裂的故事；

不只是一个旧社会的纤纤少女如何成长为一名坚强战士的故事；

也不只是一个文学青年如何升起为一颗文坛巨星的故事；甚至还不仅仅是一个人如何从平凡走向不凡的故事；

这里边有着太多的梦想，太多的追求，太多的艰险曲折，太多的荣辱起落，却又同时有着那样执着的感情，那样坚定的信念，那样多的人情温暖，那样不屈不挠的钢铁意志……即使说不上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也至少可作为人生的参照系。

因为丁玲同志已不仅仅属于中国人民，而是属于全世界。她不仅早已受到中国一代又一代进步青年的尊崇，而且日益为世界人民爱戴：在她文学的盛年，她就荣获了斯大林文学奖金；到她弥留之际，又被美国文学艺术院的权威们一致通过授予她荣誉院士的称号。无论有多少因这样或那样原因的人不乐意，为此痛苦甚至仇恨，有关她的各种学术讨论会、纪念会已经或仍在世界各地举办。丁玲同志的塑像也越来越多地在大地上或人心中耸立。

也许是我过于奢望，我甚至还相信那些欺世盗名的人，也会由此终于懂得历史是如何地无情而又有情。不论什么人，什么事，也不论经过多少年，多少载，历史总是会还其本来面目的。伪造历史者无论怎样费尽心机，如何聚众成伙，最后总是要原形毕露的。而那些受尽冤屈、被涂抹上各色反派脸谱的人，一旦时机成熟，历史必将扫去她满身的污秽，使其更加光彩照人。

也许并不是我过于奢望？如果人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历史的教训，懂得生活的辩证法，少一些嫉贤妒能，多一些奋发图强；少一些阴谋诡计，多一些埋头苦干；少一些害人之心，多一些严于律己；少一些内耗，多一些共振……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将会少一些风雨，少一些曲折。我们的党将会少一点失误，人民也将会多一分幸福。因为无论在什么时代，只要多一个蒙受冤屈的人，生活就会多一丝阴影。特别是当那些民族的脊梁受到折磨、被迫熄灭光柱时，社会就会倒退，人民眼里就会积满乌云。而每一个有良心的正直的人就会因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满腔悲愤，并产

生深深的愧疚之情。

才华过人功勋盖世的周恩来总理被迫害时如此，“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的作家丁玲蒙垢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夜不能寐，倚枕提笔来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缘故。

目 录

诞生在太守府的孩子.....	1
妈妈是最勇敢的人.....	7
不做“绣花枕头”.....	13
过年.....	19
“五四”精神在桃源.....	25
转学周南女中.....	31
反抗包办婚姻.....	37
飞向新天地.....	44
文坛升起一颗新星.....	51
丁玲的骨气.....	58
踏着烈士的血迹奋进.....	63
无字的发刊词.....	70
入党.....	76
风云突起入图圉.....	82
威胁利诱不动摇.....	89
冲破罗网.....	94
劫后相逢在西安.....	102

奔赴陕北	109
“文小姐”成了“武将军”	115
创建“西战团”	123
冀村之夜	128
智斗顽固派	135
《三八节有感》引起的风波	141
沿着延安文艺座谈会方向前进	147
桑干河畔的土改	154
名著在山沟里诞生	160
会见法捷耶夫	166
中央文学研究所办起来了	172
获奖归来	178
下放北大荒	183
汤原养鸡	188
扫盲教员	194
编外主任	200
重访北大荒	207
美国之行	213
壮心不已办《中国》	218
丁玲不死	224

诞生在太守府里的孩子

八百里洞庭湖北吞长江，南衔湘、资、沅、澧四水，烟波浩淼，气象万千。洞庭湖四周，有大片肥沃的耕地和众多的港汊湖塘，盛产白花花的稻米和活蹦乱跳的鱼虾，素来享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就在沅水下游，洞庭湖西面，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常德。这里不仅有丰饶的物产、灿烂的文化遗迹，还哺育出许多载入史书的志士名人。

清光绪三十年，即公元一九〇四年的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粮食入囤，鲜果上市，天气晴和，秋高气爽，常德城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蒸粑粑，酿米酒，为迎接旧历九月九日重阳节而忙碌着。

常德后街上，有一处青砖琉璃瓦的高堂大院，这里是曾经在云南做过知府的余泽春老先生的府宅，因为在清朝，知府别称太守，所以当地人都称它为“太守府”。余老先生已经过世，太夫人尚健在。

这天，太守府里上上下下也忙成了一团，他们不仅忙着过节，而且还忙着准备迎接一个小生命的出世。

余老夫人在两个丫头的搀扶下，来到后花园，坐在桂花树下早已安置好的一张梨花木太师椅上，指挥仆人采摘鲜

花和新桔，以供奉祖宗和神佛。老夫人穿着绛色绣花新绸袍，花白的发髻上插了一朵白兰花，显得端庄华贵，精神健旺。她似乎比往年更加虔诚，每一朵花她都要眯起眼睛仔细过目，每一盘供果她都要用手摸一摸亲自挑选。她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神佛显圣，祖宗显灵，让我的小女儿曼贞，平平安安地生个儿子吧！

此时，东厢房里，年轻秀丽的曼贞正躺在一张描金雕花的红漆木床上，忍受着产前阵痛的煎熬。她企盼着能生个男孩。曼贞上过几年私塾，从小就羡慕花木兰，梁红玉这些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她悄悄地改名叫“胜眉”，意思是要胜过须眉男子，憧憬着将来能够像男子一样干番事业，报效国家。可是等到长大成人，特别是出了嫁，她才看清了：这个社会有着严重的“重男轻女”观念，崇尚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要抛头露面，成就一番事业，非堂堂男儿不可。因而她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祈望如愿生一男孩，她将学习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教子成才。

“哇——”，一阵清脆响亮的婴儿啼哭声，终于在太守府里响了起来。接生婆朗声大气地报喜：“是位千金！”曼贞疲乏地闭上了眼睛，焦急万分的余老太太听了丫环的报告，微微皱了皱眉头，她们都不免有几分失望。

然而她们何曾料到，这个不遂人意来到世上的女孩子，二十几年以后，竟震惊了中国文坛，成为海内外瞩目的女作家。这孩子就是丁玲，父母给她起名叫蒋伟，字冰之。

小冰之尽管是个女孩子，可是她很惹人爱怜，皮肤长得白净，两只眼睛黑亮黑亮的，常用好奇、专注的目光看这瞅那，觉得什么都新鲜。她很少哭，也不爱闹，模样又机灵，所以，不光曼贞和余老太太喜欢，太守府里的丫头、老婆子，谁见了都爱逗逗她，听她那好听的“格格格”笑声。

春花开了又凋谢，燕子飞来又飞回，转眼次年的重阳节又快到了，小冰之要满一周岁了。余老夫人早传下话来，要在厅堂里给小冰之举行“抓周”仪式。“抓周”，就是在孩子周岁的时候，让他选一样喜爱的东西，过去的城乡习惯，老人爱用这个办法试测小孩子将来的志向和前程。

这是一个坐北朝南五开间的大厅。上午的秋阳暖洋洋地高照着，大厅里面亮亮堂堂。厅中央置放了一张长方形的硬木红漆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小物件：玲珑剔透的翠玉花瓶、闪着金光的铜钱串子、画着婀娜美女的胭脂盒，还有各式各样的戒指、耳环……，边上不起眼的地方，放了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杆褚色毛笔，还有端砚、徽墨、宣纸等。

太夫人和冰之的舅舅、姨妈等人，穿着新衣服，神采飞扬，坐在桌子后面的一排太师椅上，有说有笑，议论猜测着小冰之的喜好。舅妈的嘴角挂着一丝轻蔑的冷笑。管家老余和丫头们在两旁侍候着，等待着小主人的出场。

曼贞抱着女儿来了。她今天着意给冰之打扮了一番：乌黑的头发梳成两个羊角小辫，扎着两根红头绳；一件红

色大襟绣花小绸袍穿在身上，衬得又白又胖的小圆脸蛋更招人喜欢。印堂中央，用红色点了一个吉祥点，两只乌亮的眼睛骨碌碌转着，看见外婆，就撒着小手要她抱。余老夫人喜得合不拢嘴，慈爱地冲她说道：“今天是你周岁生日，外婆要送你一件礼物。你看这桌子上，喜欢什么，就抓一件，抓完了，我才肯抱你。”

小冰之似懂非懂，两只眼睛眨巴眨巴，转向了桌子，顺着母亲的指点，一件一件看过去。众人屏住呼吸，盯着她们母女。

母亲拿起了光滑翠绿的玛瑙手镯冲她晃了晃，冰之不理睬。舅舅从椅子上站起身，走过来，抓起铜钱串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冰之只瞅了一眼，就把头扭开了。舅妈把手帕一掖，也走过来，拿起桌上的脂粉盒，打开盖，用手指抹了一点红，拿到冰之眼前问：“好看不？要不？”冰之微微皱着眉头，凝神看了一会儿，然后用胖胖的小手把舅妈的嫩手推开了。她的两只亮眼睛在桌上搜寻、选择。

忽然，小冰之一下挣脱妈妈的怀抱，自己爬到桌上，抓起了那本《唐诗三百首》和那支并不好看的毛笔，好奇地摆弄了一会儿，冲着妈妈笑了。她熟悉这两样东西，妈妈的桌子上，常放着毛笔和书本，这是妈妈最喜欢的东西，所以她也喜欢。

大厅里发出了一阵喝彩声。按习俗，小孩抓到书笔，预示着将来是一个读书人前程远大。管家老余急忙给老夫人

贺喜：“冰之小姐将来一定能成大器，咱们太守爷有继承人了。”

太夫人撑着椅子扶手站起来，高兴得嘴都合不拢，说：“想不到小小孩子，竟会喜爱这两样东西，将来说不准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曼贞，你要好好教养她。”说着，抱过小冰之，在她的脸蛋上亲了又亲。

冰之瞪着两只黑亮迷茫的眼睛张望着大家。她不明白，众人为什么用这样惊讶、欣喜的目光瞧着她；她更不晓得，今天为她举行的“抓周”活动对她今后的一生，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冬天到了，快过年了，冰之的父亲——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的蒋保黔，派人来接她们母女回家去。

晚上，曼贞哄冰之睡熟了，就在灯下慢条斯理地收拾衣物。

这两天，她心绪不好，一想起要回到亲戚纠纷多、封建礼节多的婆家，她就心烦，就有一股怨气。她把清理好的箱子关上盖，轻轻叹了一口气，给冰之又掖了掖被角，不禁回想起一些往事来。

六年前，也是这样的冬天，也是要过年的时候，一乘八人抬的花轿，在欢快的唢呐声中，把新娘子余曼贞抬出了太守府，抬进了临澧县世代为官的蒋府。花轿内的曼贞，虽然身穿着大红锦缎嫁衣，心里却没有一丝喜悦。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究竟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世代为官的蒋氏大家族里有些什么人。